

东方美学译丛

(日) 今道有信 著
李心峰 牛枝惠等 译



东西方

哲学美学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东方美学译丛

[日]今道有信 著
李心峰 牛枝惠等 译

东西方

哲学美学比较

今道友信
“東西の哲学”

TBSブリタニカ株式会社
1981年9月20日初版发行

(本书据日本TBS不列颠百科
全书股份公司1981年初版本译出)

东方美学译丛

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

[日] 今道友信 著

李心峰 牛枝惠 蒋寅 张中良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编100872)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10.25插页2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0 000 册数：1-3 500

*

ISBN 7-300-00929-8

B·121 定价：4.40元

编者的话

东方古代文明曾以辉煌的光焰照亮了人类文明史并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源头。数千年过去了，东方古老文明的火炬至今仍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世人仰望着它，惊叹不已，激动不已，为之遐思，为之陶醉，同时也为之在近几百年里的衰微而黯然神伤。在近代，西方文明于重游古希腊文明殿堂后获得了复兴，并进而以征服者的姿态企图统驭环宇。东方文明在西方人中，除一些胸怀开阔者外，被许多人仅当做西方文明的反衬，当做猎奇的古董，当做提炼或阐释西方思想的材料。

随着现代世界交往的密切，西方文明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全球文明格局的改观——“东方睡狮”的觉醒，“亚洲曙光”迎来了新的纪元，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向往的目光看待东方文明，包括东方艺术与美学。但即使这样，人们总的心理倾向和学术研究的风标仍偏向西方。东方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并没有得到科学的估量。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乎与此同时，知识界出现了“美学热”。西方美学和艺术论著被大量地译介进来。在不少人中，现代西

方的美学思维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既是一种解渴现象，又是一种缺憾现象。——对世界艺术与美学的研究，少了东方这一半，显然不可能形成全球艺术美学观念，更不可能对未来艺术的发展做出较有把握的展望。美学与艺术的研究需要全方位的视野！

为了弘扬我国优秀的美学传统，挖掘东方各国各地区的美学宝藏，重振东方美学精神，以有助于我国当代美学的建设，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促进世界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包括美学的交流，近年来一些同志致力于东方美学的探索。1988年10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有40多位来自各地的美学专家与研究者，聚集一堂，召开了第一届东方美学讨论会。与会者还积极促使筹建东方美学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的一项任务，就是介绍国外学者对东方艺术美学的研究的状况。为此，我们就着手搞一套“东方美学译丛”，给有兴趣者提供较大的信息量，并对近年来有的同志已开始从事的东方艺术美学等的译介工作以新的推动。

西方美学的译介热近年不断升温。相对而言，东方美学还未受到足够重视。出这方面书，选取不易，更谈不上经济效益，故原只拟先搞出几本试试看。想不到出译丛的想法很快得到国内外美学和艺术界有识之士的热情支持，竟求得了十多种译著、涉及东方美学的主要源流。这一套即可推出12本，当然还会有新的译著接踵而来的。可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以大家的风度和深邃的眼光，承担了本译丛的出版；出版社领导和责编王爱玲同志予以大力扶持与协助，令人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专家李希凡先生和日本著名学者前田专学分别为译丛写了序言。我们谨在此向

所有的支持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时间仓促，译丛工作难免出疏漏，望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1990年3月

序 言

我以为，这里所谓的“东方”，与政治上的东西方的概念似无关连，但我又想，如果从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来看，这东方美学研究的兴起，又不无与多少年来欧洲中心的美学观有着相当的关系。在文艺领域袭用西方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美学现象，或者也可以说，用西方美学观念来硬套中国或东方艺术的发展规律，似是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觉察到了，而且开始倡导要研究中国自己的艺术美学了。

自然，探寻“民族韵律”的研究，在老一代学者中早已扎下深厚的根基，中西艺术美学的比较研究，近十年来也有所发展。然而，就世界美学史与论的规律性的探讨、概括和总结，似是仍以西方为中心，而难以涵盖东方艺术美学的特征。美学，无论东方和西方，当都有其共同的规律，而东方多文化古国，与西方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以至民族生活习惯、感情和语言的表达方式，确有相当的差异，因而，在美的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上，也就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体系与形态，在世界美学史上竟放异彩。

但是，由于人类社会史发展的不平衡，到了近代，东方落后了，在政治经济上甚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的对象，学术界也长期存在着西方为尊的思想，东方则成了未开发的处女地，而被历史地忽略了。这是连西方的诚实的学者都有所发现，有所警觉的，特别是在全盘西化鼓噪喧闹一时已经破产之后，中国学术界已开始惊醒，正在“回到东方”！当然，我们决非鄙薄西方，一切进步的优秀的艺术与美学，都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但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东方艺术与美学的规律和特色，东方应当致力于挖掘自己的艺术、美学的宝贵遗产，系统地、深入地探讨它形成独特体系与形态的源流，并对其进行科学的整理，这不仅对于建设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有益的，也大大有利于加强各国学者在东方美学、艺术领域的合作，弘扬东方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比较研究。

为此，在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收集到各国专家有关东方美学的著作十余种，将以《东方美学译丛》的面目与读者见面。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我们期待各界有识之士给予积极的关注和支持。

李希凡

1990年3月

序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居住的地球骤然变小，地球上诸国发生之事瞬间即成新闻，传播四方。北京与东京，仅以 3 小时飞行时间相连结。今天，人类置身于必须以全球性广阔视野来观察和探讨一切事情的时代。更何况近临诸国、诸民族出现的事情。我们假如对之视若罔闻，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样讲，并非言过其实吧！在这样的时期，出版由牛枝惠先生主编的《东方美学丛书》，可谓极适时宜。

该丛书精选关于日本、埃及、伊朗、波利尼西亚、俄国美学方面可信赖且有价值之论著，这对于关心东方美学的读者说来，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尤其是把印度美学以及日本四位著名美学研究者的论著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对于我这个以印度哲学为专业的日本人说来，就更加无比地喜悦。

此次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使我有机会得以首访中国，迈入我长久以来梦幻中的日本文化与宗教发源地的伟大国家。其间，担当我翻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室主任卞崇道先生向我说明了这套书的内容，委托我

为之撰此序文。虽出乎意料，然倍感光荣。我想这或许能为促进和加深中日友好略尽微力，故欣然执笔。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前田专学

1989年10月14日于东京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今道友信（いまみち とものお, Tomonobu Imamichi, 1922~ ）是日本当代有国际影响的美学家、哲学家、文学博士。他曾在1955年后任法国巴黎大学、西德维尔茨堡大学讲师；后任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现任西德维尔茨堡大学客座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他还担任了许多国际性哲学、美学研究机构的重要职务，现任国际美学会副会长、国际哲学会委员、国际哲学美学比较研究中心（1974年以后根据国际哲学会、国际美学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而成立的世界最早的国际哲学美学比较研究中心，该机构设在东京大学文学系美学艺术学研究室）所长。今道友信著述非常丰富，主要著作有《美的相位与艺术》（1971）、《同一性的自己塑性》（1971）、《解释的位置与方位》（1971）、《东方的美学》（1980）以及现在将要介绍给读者的《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原书名为《东西的哲学》，1981）等。此外还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西文著作。目前，我国已经翻译出版的今道友信的著作有《美的相位与艺术》、《关于美》、《关于爱》等，他的名著《东方的美学》以及他主编的五卷本《美学讲座》第三卷《美学

的方法》的中译本不久也可问世。

我国读者对于今道友信的了解，主要偏重于他对美学的多方面贡献，尤其是他对东方美学意蕴的阐释、对技术关联时代的现代美学课题的思索、美的相位说、对比较美学的开拓等，这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道友信虽然研究重点在美学领域，但决不仅限于此。他不仅在美学上有多方面的卓越建树，而且在哲学及哲学的一系列具体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创造性开拓和构想。在逻辑学上，他提出了逻辑存在学 (logo-ontique) 的设想，以与以往致力于存在的逻辑化方位的存在逻辑学 (ontologie) 相对立，探讨逻辑本身的存在化方位以及逻辑与存在的关系。在伦理学上，他针对现代社会“技术关联”的统治，提出了生态伦理学 (eco-ethica) 的构想，认为现代与未来的伦理学，不仅应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问题，而且还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学体系予以统盘的思考。同时，还提出了一种超技术学 (metatechnica) 的设想，用以作为解决现代技术关联社会的难题的哲学思考。在社会哲学方面，则提出了城市哲学 (urbanica) 的设想，以此作为未来社会哲学的核心，用以取代以往的国家哲学和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学。他还总结自己以往的美学探索，提出了一种超存在论的形而上学美学构想，他称之为“卡罗诺罗伽” (calonologie) 体系，他的一系列美学、艺术学思想，均是从美是存在之超越的观点生发出来的。

今道友信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就是这部《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可以说这是部已产生了广泛国际影响的比较哲学的力作。据著者的说明，在本书写作之前，作为国际哲学美

学比较研究中心所长，他曾在该中心出版的西文国际性研究纪要的第一卷，以“*Studia Comparata de Aesthetica*”

(1976) (《关于美学的比较研究》) 这一拉丁语书名，发表哲学和美学比较研究的西文著作。该书实际上是个论文集，共含有两篇英语论文、三篇法语论文、四篇德语论文。书名之所以用拉丁语，是因为拉丁语乃是英、法、德语的共同母语。该西文纪要出版后，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好评。日文版的《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就是在上述西文著作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日文原来的书名是《东西的哲学》。现在的书名是译者拟定的。为什么作这样的更改呢？我们认为，尽管著者在“绪论”中曾特别说明：“我不是仅把本书称为比较研究，而是称之为《东西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希望达到超出比较研究而有所创建的某种境界。这就是哲学自身向着‘人类的哲学’的变革。”但是，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本书都是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美学比较研究著作。只不过它不是一般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纯实证的比较研究，而是带有一种体系性、系统性意旨的高层次的比较哲学著作。这就是试图建构“人类的哲学”的构想。总之，无论从本书的基本格局、方法论基础，还是从其研究对象来看，它都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体系性哲学著作。因此，为了使书名更切合本书内容的实际，也为了书名更为醒目、明了，在征求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我们决定将中译本书名改译为《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之所以在书名中，除哲学之外，又把“美学”突出出来，是因为美学的比较在全书中占有较大

份量。另外，著者主要是一位美学家。他在思考其它问题时，也常常渗透着对美学的思考。实际上，这一译法与成为该书前身的上述西文著作的拉丁语书名《关于美学的比较研究》对于“美学”的突出以及对于“比较”的提示也是相吻合的。只不过仅仅提到“关于美学的比较研究”，也不确切，因为其内容并不限于美学，而是包括了整个哲学领域，所以，如果叫作“关于哲学美学的比较研究”倒更确切些。另外，本书对哲学的比较，又有其特点，即是专以东西方两大文化圈的哲学问题为对象的比较，而不是别的类型的比较，所以，在书名中也应反映出这一特点。本书的日文书名《东西的哲学》便突出了这一特点。我们中译本的书名《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就是综合上述两种书名之长而确定的。

本书涉及到哲学的极为广泛的领域，如语言、逻辑、宗教、伦理、艺术、认识等，通过对各领域基本术语的比较，着重探讨了成为东西方文化之基础的东西思维结构的异同，论证了东西思想的“并立性与反立性”，展示了由局部地域主义走向人类主义的方向。

东西哲学思想的并立性与反立性，可以说是本书提出的一对核心范畴。全书除第一章的绪论和第九章的结论外，其余诸章都是围绕这一对核心范畴展开的。第二章“并立性与反立性”实际上是全书的总纲，不仅提出了这一对范畴，给予了必要的界定，而且还对东西哲学各个领域的并立性与反立性现象作了提纲挈领的阐发。从第三章到第八章，则分别深入到各具体领域，展开了更为详尽、生动的比较研究。

第三、四、五章分别对东西方的语言、逻辑、宗教作了比较。著者认为，东西方关于这三个问题的主要观念都显示

出完全相反的方位，表现出鲜明的对立性(见第九章)。就语言而言，著者通过东西方“自我介绍”的方式的比较，阐明了东方人在自我介绍时，先从自己所归属的社会团体开始，最后才介绍个人的名字，显示出归属意识更重于个人意识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的自我介绍，先把个人名凸现出来，最后才介绍自己所归属的社会团体，显示出重视个人人格、个人意识的思考方法。通过对东西方书信的姓名住址不同写法的比较，揭示了东方人对空间的信仰，而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时间对于空间更占有优位，等等。就宗教而言，西方宗教的解放多来自上天的赐与；而东方宗教的解放多来自人自身的努力。西方宗教将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判然对立起来，强调宗教的超越性；东方宗教中，人的世界与彼岸世界却并非截然对立，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亦可成佛或成为圣人。而且东方宗教往往更多地渗透于世俗生活之中，被伦理学化。就逻辑而言，西方体现出“存在的逻辑”；东方则显示出“生命的逻辑”。西方语言的时态丰富，体现出某种未来性；东方语言缺乏时态的变化，在呈现着“生命的充实”的同时，也表现出“未来的丧失”的特点，等等。

伦理、艺术、认识，则是第六、七、八章比较的对象。

“这三种现象都是依靠人类文化上的努力而产生的”，在这些领域，“反立性通过人类文化行为转换为并立性，并呈现出互补性的展开”。在东西方的历史上，它们三者都呈现出“逆现象的同时展开”。“在伦理方面，在西方，首先意识到的是人格概念，到了近代才意识到责任。东方则与其相反，最初在古典时代，意识到的是相当于责任的‘义’，后来，到了近代，才自觉到作为‘良知’的人格。”在艺术上，

“在西方，艺术的古典理念是再现，随着现代的到来，才变为表现。在东方，确实与此相反，古典的理念是写意，到了近代，才转移到写生。”“在认识论上，在西方，首先从记述开始，然后才变为重视实存的判断。但在东方，古典的世界是实存的判断论；后来，才发现记述性的真理。”（见第九章）

通过比较，著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显然，在各个问题领域，东西方都必然处于互补关系中。在我们探讨的问题领域，东西方的互反性已被证明，而它处于互补关系中也正在被证明。”而“比较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互补性的完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今道友信认为必须努力加强东西方的哲学、文化互相了解、互相补充，最终达到统一，由地域主义走向人类主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的哲学”。不过，今道友信同时也认为，必须“承认具有互补性材料的、富有个性的独特的地域性文化的价值。”（第九章）就是说，他并未因为强调创建统一的“人类的哲学”，而否定各地域独特文化存在的权利。

东西文化必须互补，地域主义必须朝着人类主义方向努力，从而创建“人类的哲学”，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这一主旨以及该书独特的研究方式、独到的研究成果，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日本《朝日新闻》上刊登的一篇书评认为这是体现“日本思想家独创的贡献”的成果，其学术成就足可与在比较哲学和比较思想领域取得丰厚的国际性业绩的日本当代著名学者中村元、井筒俊彦两位相比肩。

这里，应对本书中的“人类主义”（humanism）这一重要术语的译法略作说明。众所周知，英文的humanism

(法文写作humanisme)一词过去有种种不同译法，最常见的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等。这几个词在西文中均是同一个词，但在译成汉语时，虽然以上几种译法意义难以明确区分，但在使用中，大体上还是有差别的：人文主义多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中古典文化、文献研究的意味较浓。“人本主义”多用于指称以人为本的哲学学说、思想体系，用以与神学相对而称。在现代，有时也与“科学主义”相对而用。“人道主义”在许多场合可与人本主义互换使用，意义相近，但更多用于人类伦理道德生活领域。在本书中，今道友信又赋予了humanism一种全新的意义，这就是与局部地域主义或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相对而称的、把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或者说是希望通过人类不同文化圈的思想、文化的并立性与反立性以及相互间的互补融合，使人类文化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观念。这一新的含意，如果用humanism以往的各种译法，如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译名去翻译，显然是不确切的。在此，我们觉得译为“人类主义”是比较合适的。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对humanism一词的翻译，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当用以往各种译法能够传达原意时，我们就依旧沿用通常译法；当它是在与局部地域主义相对而称的意义上使用时，便译为“人类主义”。这种译法是否妥当，还望得到方家指正。

目前，中外文化比较、东西文化比较、中西文化比较，也是摆在我国学者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对于面临着东西文化撞击、传统与现代的撞击等种种课题、试图重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和结构的当代中国人来说，如何正确